

# 根在澳門

## ——充分發揮土生葡人的作用

司徒荻林\*

幾個月來陸續在報紙上看到一些土生葡人(以下簡稱土生)表達了對澳門面臨歷史性大變革的意見和報紙記者綜合各方面看法的一系列報導。

雖然部分土生在面對未來變化時表達了以一定程度的樂觀面對的態度,另一小部分則表示會離開澳門,更大部分在言談間充滿了疑惑迷惘和無奈的情緒,並且存在着巨大的信心危機而考慮其去留。

其實土生是有別於香港的澳門特色,有人曾經說過,沒有了土生葡人和葡國語言文化,澳門就不成澳門,只不過是珠海經濟特區一個類似香洲、吉大、前山等區鎮。

土生是澳門四百五十年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逐漸形成的群體,他們一般都有葡國血統,受葡文教育,有葡國文化的背景;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有中國和少數其他亞洲民族的血統,會說本地方言(廣州話),也受中國和其他亞洲民族文化的影響。他們認同葡萄牙為宗主國,文化精神的泉源,認為無葡國聯繫便無土生。但在葡國長期的殖民統治中,他們始終不曾處於主導地位,由於擁有葡國血統,既通葡國語文,又熟習當地方言自然而然的被吸收到政府各個部門,成為葡國統治澳門的中下層工具。土生目前主要分佈於各個社會界別,有些是專業人士,如律師、工程師、醫生、會計師、還有些任職於銀行、金融保險公司、教育機構等,絕大多數則是任職於各個政府部門包括保安部隊的公務員等,過去他們的收入相對高於普通居民,生活較為富裕,從而使他們培養了以為高於當地居民的優越感。

據說葡萄牙與中國談判移交澳門主權問題時,葡國當局從未徵詢或聽取土生的意見,使土生有被葡國拋棄的感覺,而少數華人則認為土生是殖民統治的產物,在主權恢復後應逐漸清除他們在澳門的地位和影響。

---

\* 美國加州工程學及工商管理學碩士

有人因而認為土生是歷史的包袱，其實歷史固然容易成為包袱，但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完全可轉化成為寶貴的財產。

土生除了掌握葡國語文外，一般都會說流利粵語（雖然不一定懂文字），大部分還精通或粗通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語文，這是一個較罕有的可以掌握多種語文的群體，也正是澳門土生葡人的一大特點和優勢。從長遠和務實的眼光看，中葡兩國政府都應看到土生對澳門的平穩過渡和向前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可以起的作用，不但不是包袱，反而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如果善加誘導，他們完全可以發揮在新形勢下的新的中介作用，對澳門嶄新的中葡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的發展都將是雙方不可忽視的生力軍！

但事實是這些可以有所作為的人們現在卻生活在一片疑惑、迷惘和無奈之中，他們普遍感覺前路茫茫，無所適從。

事實上，在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已經明確規定中國政府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執行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主要的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澳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現行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將依法得到保護；原在澳門任職的中國籍和葡籍及其他外籍公務（包括警務）人員可以留用，澳門可以任用或聘請葡籍和其他人士擔任某些公職；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澳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在其宗旨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照常活動，並可同澳門以外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關係，屬於宗教組織的學校、醫院、慈善機構等均可繼續照常開辦。”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更具體的對上述方針原則作了具體的規定。

從“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時，根據國家和國際的形勢和狀況而制訂的既有前瞻性又務實的政策誠意。土生和葡萄牙人都必須仔細閱讀“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在去留抉擇、國籍抉擇和信心危機以及迎接新的挑戰等問題上作出明智的決定。在歷史性大變革中，只要土生善於積極努力和爭取，他們和中國籍居民一樣面臨的都是廣闊的天地，即使是享有永久居民身份的葡國人也還有生存的空間和開拓的前景。

困擾著土生的主要問題之一是關於國籍問題，基於歷史原因和中國還不是富裕發達國家的現實，多數土生不願在此時放棄葡籍選擇中國籍，這是可以理解的。中葡兩國憲法關於國籍問題的規定又不相同，中國不允許公民擁有雙重國籍；葡國則允許公民雙重國籍並存，使許多土生知名人士都表達了對國籍問題的憂慮。馬家傑（市政執委會副主席）就說過：“我希望既做葡國人又做華人，但根據中國國籍法，我們不能擁有雙重國籍，如果大部分土生選擇葡國國籍，在延續性方面才有進展，如果選擇中國國籍，我們的特性很可能瓦解，並會面對一件十分悲傷的事情；土生文化的消失，土生的概念與葡國的意念有十分深刻的聯繫，如果失去這種聯繫，我將感到十分悲傷。我很願意保留中國國籍，因為我也有中國血統，我已完全融入中國文化，但不要讓我成為華人，我也想當葡人。然而，假如強迫我作出抉擇，我肯定選擇當葡人，因為這是存在我身上的最強烈感情。”這也是當前多數土生的心態。

如何解決土生的國籍問題一直是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進行磋商，尋求共識的重要問題，中方組長過家鼎大使最近表示：“中方理解土生葡人的憂慮和擔心，因此重申中國政府在此問題上所採取的靈活態度；中國政府無意強求在澳門出生的葡籍後裔居民做中國公民，按照中國國籍法確定的原則，根據澳門的歷史和現實，將尊重其本人意願，允許他們自由選擇中國籍或葡國籍。目前中方正對有關選籍的一些技術性安排進行研究，相信澳門部分居民的國籍問題也會像香港的國籍問題一樣，在適當時候得到圓滿解決。”

土生擔心中葡兩國政府尚未就解決國籍問題達成共識，尚未看到有任何最後協議，因而表示假如這個問題不盡快解決，很多土生會離開澳門。

其實中國政府的立場已十分明確：“無意強求在澳門出生的葡籍後裔居民做中國公民，將尊重其本人意願允許他們自由選擇中國籍或葡國籍，因此土生不應再有被強制作為中國公民和喪失葡國籍的不必要的顧慮。”

根據中國國籍法的規定：屬於外國人的近親屬可以經申請批准退出中國國籍，鑒於土生特殊血緣關係，申請退出中國國籍將不會有問題，但是暫時或延緩退出中國國籍的申請而暫時保持現狀，他們可以享受中國公民的待遇，而其所持的葡萄牙護照（被視為旅行證件）依然有效，在中國以外地區仍舊受到葡萄牙公民的對待和受到葡國領事的保護。事實上土生葡人在選籍問題已有保障的情況下不必過急於採取選擇的決定，可以等待它在最適當的時候找出最妥善的解決方法，而不要在條件欠成熟的情況下“逼”出並不理想的權宜之計，應該是較有彈性的做法。

即使選擇了葡萄牙國籍而仍然想留在澳門的土生也可作為澳門永久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

而選擇了中國國籍的土生，將逐漸由一族群變成少數民族，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文化不但可以保留，也像中國境內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受到保護、照顧和發展。

土生所擔心的另一問題是在實行公務員本地化時，政府步伐緩慢，沒有總體規劃，並將土生排斥在外。有人認為政府是根據人們給它的壓力來推行本地化，如果中國和中文報紙給予很大的壓力，本地化就會加快進行，因此政府一直局限於以華人來進行本地化，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含有種族限制甚至歧視的做法，因而是不能接受的。雖然他們也承認隨着時間的推移，十幾年後公共行政機構的大部分領導人自然會由中國居民擔任，因為本地居民絕大部分是華人，這是必然的。但土生反對的是由澳葡政府去加速這一過程，他們認為葡國應該首先關注的是只佔少數的土生居民的權益，否則是有違“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它明確表明九九年後必須由中國籍居民出任的最高級職務有十三個，其他都可由土生甚至葡人擔任，但是土生不論過去和現在都無法涉足領導和指導級職位；澳葡政府只按北京的意願辦事，而中國方面只對中國籍居民擔任公職的數目感到興趣。他們普遍認為政府現正貫徹用華人替代葡人的公務員本地化進程，這一哲學剝奪了土生參與共建澳門未來的可能性。他們認為必須以開放的態度進行公務員本地化，應該考慮的是人的能力而不是國籍種族，中國籍居民和土生應該是平等的，以能力為標準。

其實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對公務人員的組成和條件都有很明確的規定，新華社澳門分社王啟人社長最近表示：“維持一支穩定、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對澳門的平穩過渡，未來特區政府的正常運作十分重要，中國絕不會將內地政府機關的運作方式搬到澳門，希望現在的公務員留下來繼續為澳門人服務。”

應該說這些聲明、規定和談話都適當的保障了在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中土生和中國籍居民享有共同的權利和機會。在近期公務員任命和晉升過程中，中國籍居民似乎稍佔多數，值得研究是這些人是否有能力而符合了條件，年輕一代的中國籍居民近年來接受高等教育和訓練的人數不斷增加，他們當中部分除在中國各地大學或歐、美、加、澳等國家大學畢業外，在回流時又爭取在澳門或到葡國進修葡文的機會。反之，一般來說土生年輕的一代除已學成歸來成為專業人士的之外，爭取學習、培訓的熱情和毅力就不夠積極。

目前學習葡語的年青中國籍居民不斷增加；而努力學習中文的土生則人數並不多。

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後，中文和葡文都是法定的正式語文，中文逐漸會成為主導性的語言，決定留在澳門的土生應該努力學習這種對他們來說也算是半母體的語言，何況他們普遍都有說廣州方言的基礎，學起來要比別的外國人容易，由於過去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越感，有些土生因為對中國缺乏認識，始終認為對中國語文是否要努力學習還有疑問，96年10月23日澳門日報的一段報導很值得他們深思。“根據紐約時報一張圖表顯示：近來選擇學習中文的美國大學生人數正在迅速增長，達到百分之三十六，是所有外國語文中增長幅度最大的一種，因為他們認為不僅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都通用中文，這些地方都是現在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市場。”何況在未來十年裏，美國目前的優勢很多就要由這些新興力量逐步取代。

有人說土生安於現狀，安於在澳門擁有的地位，因而是消極的。也有人說土生最大的悲劇是喪失精神力量，實利主義導向失敗。希望土生尤其是年青的一代不放棄學習和培訓的機會，提高本身的能力，善用原有的優勢，在公務員隊伍，各個專門行業和社會各階層爭取應有的地位和作出應有的貢獻。

在公務員本地化實施過程中遇有不公平的對待，可以不平則鳴，根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提出控訴，據理力爭，保護和發展合法權益。

土生的疑慮還有多種，例如積極參政，提高土生在政治上的地位，為延續未來作出貢獻。而延續未來最主要內容是保留葡國語文、葡國和土生文化（土生文化應該是以葡國文化為主體，結成中國和其他亞洲、非洲文化長期形成的混合體），因為這是葡國在澳門唯一的遺產，於是他們提出了一些應付的想法。在政治方面今後將團結起來，積極參政，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機構中確保土生應佔有的一定比例，和葡國99年後應在澳門設立強有力的總領事館以保護葡人的權益；在文化、語言方面要求設立完善的葡文學校、博物館等，一方面確保土生子弟有繼續學習葡文的機會，另一方面可以維持或加強葡國文化的影響。

土生擔心幾十年後葡國及土生文化和語文都會漸趨消亡。的確，在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後，葡人和土生一向享有的“特權”將逐步消失，今後將面對的是公平競爭的局面，由於葡人和土生屬於社會上的少數，其地位顯然是不利的，因此有些土生

竟提出土生文化只能在海外土生中發揚光大的可笑言論，其實土生文化“根在澳門”，離開了這個土地到境外去，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它將因被全盤同化而消失得更快。

正像歐安利所說的“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並不是葡國和土生在澳門的末日，葡國在澳門的存在目前既取決於葡國及其對澳門的政策，未來也取決於土生和將繼續在這裏生活的葡人。”另一位土生也說過“主權移交不意味着末日來臨，應當是一個新循環的開始。”

在10月24日的報紙報導：澳大社會暨人文科學院院長丁乃時表示，“該學院這兩年開始着重教授官方語言，中文系負責教授普通話，葡文學院負責教授葡文，他又表示已受中國外交部委托開設兩年的葡文課程。”隨着中國外交和經貿關係在世界各地，包括葡語系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必將訓練更多的葡語人才。相信中國經貿部和各大專業公司、各大進出口公司都會有這些需要，在澳門培訓葡語人員比在國內培訓要收事半功倍之效。這些都說明了只要善於發揮優勢，葡國語文在澳門不一定就要式微。

葡萄牙語文是世界第五、六大語系，說葡語的人約有近二億人，最近葡語七國共同體在里斯本簽約成立，它包括巴西、葡萄牙、安哥拉、佛得角、畿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也參加了簽約儀式，其宗旨是促進葡語，發展文化、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合作，這是不可忽視的新興力量和市場。

應該看到巴西正克服其經濟困境逐步走向復甦，葡萄牙在歐盟的大力支持下經濟也有所好轉；而非洲國家已從戰爭、飢荒和封閉的深淵緩慢的爬起來，它整體的經濟發展當然不及亞洲，但它畢竟擁有六億人口，擁有發達國家所需的豐富資源，和已佔世界市場主要地位的經濟作物產量，有人預測只要它持續發展，就將是廿一世紀崛起的新興市場。土生和留澳葡人可以為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和這新興市場經濟互補上發揮作用，因為他們當中既熟習葡語，有些又去過這些國家，還有一定的關係，比較容易溝通和開展經貿活動。

葡國是歐盟成員之一，向來強調澳門由於和葡國的關係是歐盟走向中國和亞洲地區，中國通往歐盟各國的主要橋樑，只可惜不論是葡國政府，澳葡當局，土生和留澳葡人都沒有善用這個優勢，雖有歐盟信息中心的存在，但並不活躍，多年來只是空雷不雨，這座橋樑給人們的印象只是搖搖欲墜的獨木橋！

經濟財政政務司貝錫安不久前在里斯本呼籲“葡國企業家前來澳門投資，還表示澳門已成為國際交往中心及前往中國的橋樑，這對歐洲，特別是葡國企業極為重要，因為它可減輕歐洲經濟放緩帶來的不利因素，並與目前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建立密切的聯繫。”

貝錫安這個呼籲同樣適用於整個歐盟地區，希望不僅僅是葡國政府，澳葡當局，土生和留澳葡人也要共同努力，通過各種公私渠道，爭取說服更多的葡國企業，歐盟企業都前來澳門投資，澳門經過多年來所完成的基本建設，如電訊發達，國際機場建成使用，屋價低廉等條件的確已具備了國際交往中心的雛形，這些構想和趨勢也為土生和留澳葡人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從報導上看到參加世界土生社團大會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的一位代表寫信給澳督說：加洲與澳門的貿易往來已顯重要。雖然不知其具體內容，但也是值得注意的訊號。

還有二則消息，一是葡國企業在澳門的分公司（EFACEC）已和印度中央銀行簽訂提供一套印鈔紙自動化倉儲系統的合同，金額是七百萬美元。並說：這家葡國企業在遠東地區的貿易及業務，近年來進展很快，其自動化倉儲系統的有關設備已向香港中國銀行及新加坡的美國電腦硬件公司出售，共值二仟餘萬美元，現還在爭取和菲律賓簽訂輸變電站設備的合同，約值八百萬美元。

在澳門成立多年的葡國馬可尼電訊公司，除在澳門、中國經營和合作外，也不斷向其他亞洲地區擴展業務。說明了葡國、歐盟乃至於巴西的企業以澳門為基地完全可以經營推廣在澳門以外其他亞洲市場的業務。

二是一家葡國企業將在葡國中部里貝特茹地區開始試種中國荔枝和大白菜，因為它們受到市場的歡迎。

這兩則消息很有啟發性，它說明了在經濟互通有無的活動中，大小企業都同樣有生存的空間。

另有一項值得注意的報導：中國李鵬總理在最近廣州交易會的開幕儀式上表示：“中國將提供買方信貸，為外商購買中國的成套設備提供必要的資金，這是今後中國出口商品的一個重要變化。”發展中的非洲國家，包括葡語系國家是非常合適的銷售和合作對象，這些很有啟示性的事物為土生指出了一條光明的出路和大道。

歷史不一定就是包袱，在一定條件下它可以是寶貴的財富，土生的存在發展正是這個寫照。認識澳門優勢，大力發展經濟是今後生活在澳門的人們的大方向，土生不應斤斤計較，爭取於保持和擢升在政府部門的地位，應該和已存在的專業人士一起把注意力放在經濟、工商的活動中，利用土生遍佈於世界各地，利用他們掌握多種語文的條件，從歐盟、南美、非洲國家和中國、亞洲地區的互補溝通中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和各種工商企業，原有的一些已趨式微的土生建立起來的洋行也應注入新血重新振作起來。

值得歡迎的是貿易發展促進局乘世界葡人社團大會在澳門舉行之際，召開了“澳門與葡裔社群經濟關係前景”的研討會，以加深彼此認識，討論在經濟方面的共同問題；為加強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今後的聯繫創造條件；簽訂協議以落實貿易關係和增強經濟發展，這的確是很好的開端。

一旦澳門和歐盟、南美洲、非洲這些葡語系國家的經貿關係發展起來，學習和使用葡國語文的人們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隨着葡語被廣泛應用，與各國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葡國文化也將歷久不衰。

土生只要堅持立足澳門，放眼世界，面向世界仍然會有足以施展才能的廣闊天地。世界土生社團大會在澳門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名土生歡聚在澳門，希望他們不要只是躑躅倘佯於龍嵩街、崗頂、阿婆井巷街頭或在峰景酒店、聖地牙哥酒店喝喝咖啡，大發懷舊之幽情，概嘆於土生和葡國文化將退出歷史舞台。他們應該看到澳門近年來發展的新貌和已完成的基本設施，堅持根在澳門，充分利用這些條件攜手前進，共建澳門。

希望通過一定的努力，經過一段時間，他們重新歡聚於澳門時會發現澳門土生不但沒有枯萎，反而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